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仁宗皇帝

呂夷簡事迹

薦李柬之

景祐元年六月乙卯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柬之先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直集賢院知鄆州柬之迪子也天禧末迪罷相斥逐柬之落職迪復相柬之自陳於政府奏乞除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曰迪與呂夷簡同相迪直而疏夷簡巧而深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迪所能乃問其所親曰彼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他客獨柬之應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迪曰柬之才可用

當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自夷簡事公勿
復預知即具奏得靖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簡陰奪其謀主
也柬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相
此據龍川别志然别志以為夷簡奏除柬之兩浙提刑
於實錄及柬之本傳皆不見歷兩浙提刑恐是除集賢
院知鄆州也觀夷簡意止欲柬之不在其父旁爾故起
除直集賢院令出守而迪父子不寤恐别志誤記今略
加删削除見此事
懸范諷
景祐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龐籍言故駙馬都尉吳元扆
從子東類供奉官守則近與尚繼斌之子結婚前權三司

使范諷遣以銀鞍勒守則監左藏庫諷爲矯奏易除改一官請付臺鞫其事宰相李廸惟善諷寢不報　乙酉籍坐言宮禁事不實出爲廣東轉運使　十月新廣東轉運使龐籍言昨爲御史奏彈吳守則范諷交通尚繼斌事諷既出守兗州乃給言參資假翰林銀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於晉州市官田斷平估請併行按劾詔諷以所假銀器還官　二年二月丁卯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不簽書公事廣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東頭供奉官吳守則追一官又降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知濰州祠部員外郎知信州滕宗諒監饒州稅屯田員外郎知宿州董儲通判吉

州光祿寺丞館閣校勘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殿中丞知安吉縣范極為和州司馬仍下詔以諷罪申飭中外先是諷性倜儻好奇節不拘細行雅善李迪當與張士遜議事不合為中丞力擠士遜援呂夷簡入相又合謀發郭后欲夷簡引己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推三司使歷半歲以疾免管勾祥源觀又從會靈觀既入不得意憤激求出於是知兗州及將行復請上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夷簡愈惡之至龐籍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不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且言諷放縱不拘禮法苟釋不治則敗亂風俗將

如晉之季不可不察會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遣淮南轉運使黄總提點河北刑獄張嵩訊之嵩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死諷當以贖論諷不待論報擅還兖州呂夷簡疾諷詭激多妄言且欲因諷以傾迪故持諷語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黜削延年嘗上書請莊獻太后還政諷任中丞欲引延年為屬延年力止之竟坐黜人皆稱諷實夷簡陰敵之云

諷請辨據王珪所為籍神道碑它書並無有也諷知兖州在景祐元年七月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上御延和殿召羣臣呂夷簡參政宋綬沈范諷獄以迪素

黨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相制辭略曰姻聯之內
險詐相朋罪先事而上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寡
不察諷之多誕也　己巳新知邑州李迪知相州庚午復
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
使上庚辰降為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
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及吕夷簡繼入中書事頗牽制
心忌迪潜短之於上迪性直而疎不悟已既坐范諷黨罷
政恐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為請門下僧惠清
為守闕鑒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偃度支副使張傳
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迪慚懼待罪
故貶然補惠清資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頗謂夷簡獨私荊

王益迪偶忘之它日語人曰吾自爲宋璟而以夷簡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下王曾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爲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罷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齊罷爲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爲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爲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爲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罷曾即代之始

曾久外有復入相意綬冀為曾達意于夷簡夷簡奏召曾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李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口口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曾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出夷簡亦屢丐罷帝疑其然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夷簡乞置對而曾言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故併齊綬皆罷

范余尹歐繼出

景祐二年十二月丙戌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爲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三年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爲公如此爲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

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立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疏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口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罪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

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毋子夫婦之閒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庭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踈漢皇吳王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盛德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追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内省於心有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踈猶以朋黨得

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教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忤意逐賢人責臣不得不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致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忤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謂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天子以忤意

逐賢人所摘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脩書脩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報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貶默黜絕姦訣不報而襄事亦寢　先是臺諫官數言政事得失宰相呂夷簡厭之滄州副部署劉平奏疏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譽大臣此必有要人指授仲淹等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臣於真宗朝御史臺當時同列考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以淺文素技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者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伺摭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顧

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
自擇忠純耆德用之乎疏蓋希夷陶意也 ·光祿寺丞主
簿蘇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
海至遠民有隱患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擇而用
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
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布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
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勸求
直言使百官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
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
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若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
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

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
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
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
注之意而皆為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卞舌目
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
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
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
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
耄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
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
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

塞上位孤危粉念於茲可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覆前
詔勅于採納下及蜀苑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
未削欺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
事復見於今朝矣

國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舜
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今附見月末按景祐
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蒙城縣二年正月丁父
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才一年後爾昌袞論事前賢
不以為非何哉當考

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
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脩為光化縣令上諭執政令

移近地故也

上諭執政據朔歷獨尹洙不從當考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舍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城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歷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異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欲垂戒以啟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修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

不敢譏朝政者行將二年顧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內徙　范仲淹既從潤州謗者恐其復用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乾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　寶元元年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為范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訐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

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然其言

按實錄丙寅詔書專戒朋黨蓋爲稱薦仲淹者設仲淹本傳載語張士遜云云與實錄亦同而若谷傳乃言若谷建言帝悟爲下詔諭中外按詔書則與若谷所言異意矣疑此詔既下若谷始納說帝因若谷納說遂釋朋黨之疑耳初下此詔決不緣若谷建議也今畧刪潤之

政要云太平日久仕進人競於趨附多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又臺諫言事猶細不根治體多逞怨報仇以害良士上甚厭之乃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道同成王措刑不用漢文之時恥言人

過令上下交誣口甚恥之乃下詔戒諭時景祐五年十
月也詔既下邪柔書頗增愧按景祐五年十月詔即此
詔也張唐英蓋不知事實妄載此耳今不取
二年三月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六月甲申徙
監泰州酒稅秘書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書記鄧州酒稅
尹洙為太子中允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脩為鎮南掌
書記權武成軍判官　康定元年二月德音悉許中外臣
庶上封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
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
言盡除越職之禁於是上嘉納焉　三月吏部員外郎知
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四月范仲淹未

至永興癸丑改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高若訥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實為諫官極詆仲淹謀事踈濶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固當體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舊事為嫌也宜詔諭之尋留若訥判吏部流内銓 壬戌鎮安節度使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初以景祐四年罷相

乙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

呂夷簡有係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六月平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脩為館閣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為陝西經畧招討辟脩掌書記脩以親為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兼此未事有不待脩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人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傑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

慶曆元年五月庚子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權知開封府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知宣州清臣與遵路雅相厚而宋庠鄭戩皆同年進士也四人並據要地銳於作事宰相以為朋黨請俱出之　辛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揚州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鄭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亡曰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己而夷

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漳責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笑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責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時西兵數衂上憂之欲遣輔臣戩請行不許

庠戩俱罷戩獨加職此必有說當考

二任並副樞密

慶曆元年五月辛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任中師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使先是布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師前罷廣州嘗納賂於夷簡於是樞密副使闕上謂夷簡曰用諫議大夫任姓者蓋指布也夷

簡遂進中師名上徐曰今在西州夷簡因言中師可用乃
并用兩人　二年七月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
工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
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休
使言事許以球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
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斥匿者上
問知匿書者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瀆辱朝
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
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望諫官夷簡尋以它事黜之
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云
夷簡從遜使上書此據日記

富弼出使

慶歷元年九月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于都市坐于內降度僧敕內竊益童子三十四人也既覺開封府止按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付開封府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二年正月己巳遼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敵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二月壬申命弼為接伴　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官爵賂之

固辭不受　七月弼自契丹還奏復授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又辭不受　癸亥弼再以議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
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幾為國書二誓書三弼奏
於誓書內削增三事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
并副追及弼于武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
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乃密啟封觀之果
如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乃詔弼三
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己所與北朝初議者
乃以禮物屬副使張茂實疾馳至京師叩閤門入見曰執
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
夷簡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

殊言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九月乙巳弼等還　閏九月庚辰復命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及堂吏以偽署度牒誅呂夷簡根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擾人意耳　十月丙午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幣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彼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

陛下益修邊備無忘國耻卒辭不拜契丹既復修和好有

忌弼功高妄指它事譛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

此據弼叙前後辭免君命辨讒謗劄子但不知讒謗者

何人據魏泰雜録則王拱辰益嘗毀弼於上前然不見

它書未敢決信當考

三年三月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右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故也弼辭不拜

此據弼叙前後辭免恩命辨讒劄子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爲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使

執政之官溱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求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怠之臣今受責後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収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决不敢懈弛非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上察其意堅定特為改命焉　七月丁丑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直携誥命納于帝前曰陳所以辭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上許焉及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　八月丁未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又諫議大夫富

弼復為樞密副使弼又欲固辭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敵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婿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孫沔蔡襄歐陽脩等言

慶曆二年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

是年冬至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時夷簡得疾實錄並不書此據本傳按朔歷丙辰夷

簡以疾請告上許之癸亥夷簡又以久疾辭中書樞密
商量文字又詔大事即與夷簡議之然不載中書樞密
商量文字允降指揮是何日又不載拜司空平章事及
剪髭以賜不知何也今但從本傳稱是冬而略其月日
須細考之會慶十二月二十六日宰臣呂夷簡言所患
未痊右手尚難舉參居重位深不遑安乞罷政事未賜
俞允竊慮中書樞密院公事稽滯乞面說與章得象晏
殊等兩府事並請一面商量進呈施行乞特降指揮詔
咨依奏如有大事即與卿同共商量又云慶歷三年正
月制宰臣呂夷簡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候疾損三五
日一入中書夷簡累以疾求罷朝廷興數留之也所稱

正月與本傳不同當考

三年正月呂惠卿數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綱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承風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多昏賴罷軟制牧之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而果罷判權反覆民力殫竭師老於邊外寇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往者章獻總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薛奎蔡齊以正直迭居兩府□□□□□□□

□□□□□□□□□□□□□□□□□□□□□□
□□□□□□□□□□□□□□□以逐忠賢以泄己
怨殊不念盡受惡名立性不賊欲人附己見為介特以自
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汙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
好名干進之蹊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
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
悉力致之使姦邪不敢浸成此風天下習以為俗以逐利
為智能達務為愚鈍廢棄恥之節成奔競之風一思之施
皆須出我門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
與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文武
銓院冗官至多而增不減損奇材異績不聞奬拔貪墨皆

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狀錄會原混淆善惡無別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郡州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嗟怨嗷嗷聞于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賢才充三司副使發運轉運使非其人但務收斂人情用為資歷纔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算何在西師敗沒之後北人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子凌脅中國大為

恥賂慶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隳墮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任責無所推避　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五月己巳司徒呂夷簡請罷監修國史不許又請罷所給俸料詔給宰臣俸料之半

九月司徒呂夷簡固請老　戊辰授太尉致仕常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呂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二十餘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

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盈滿事迹彰著然偶不敗仁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大發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政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發不害陛下聖政則史不得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正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撿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　四年九月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呂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

免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

夏竦事迹

不使契丹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以左正言直集賢院夏竦為之宰相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卧病旦親為調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教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為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較場口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脽上林特欲跨元武門為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於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起閣道凡遇神仙之蜀羣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皆以為不可其事遂寢及

為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神衆賓旦起視之每有狙
洋狼藉左右殆神食之
抗疏排丁謂等附傳有之正傳不載寶符閣所奏正傳
有之附傳不載蓋謂正傳者以球不正必不能諫前事
致削之但載寶符所奏可見球奸邪故也然球抗疏必
不誣附傳載其事于球為知制誥後恐失其序此必未
為判官以前事也球未為判官致數為正論王旦因喜
之及為判官即附會神怪佞倖逢進寶符所奏是也既
有寶符之奏則必不排丁謂等矣今悉著之姦人情狀
或可由此見爾
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寅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

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黄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疏多内寵與楊不睦楊與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　天聖三年七月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才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目為奸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内官張懷德為内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九月以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竦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朞義不可行改令工部郎中馬宗元　明道二年四月乙未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夏竦罷為禮部尚書

知襄州再改潁州以竦寄皆太后所任用罷之也

深衛石介

寶元二年夏竦議邊事詳見西邊慶歷三年四月乙巳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以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越本鎮充是以樞密使召竦于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軟臨督始陳十策嘗去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嘗牓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今與喪敗師徒喪無成效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怠矣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

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遡又言琳陰交內侍劉從願內濟險詖琳外專機務姦黨倚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又切會琳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琳官余靖又言琳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琳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辭釋則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琳而用何代之

此段當廣求臺諫章疏一一出其名姓乃善石介聖德詩云用中丞拱辰御史平遡琳官修靖凡十一疏追琳枚而琳正傳云十八疏今從正傳御史平蓋席平也平

辱以不才遂獨能言竦可怪也沈遘傳拱辰引帝掘據

劉摯所作拱辰行狀也

七月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

及國門也上封章疏亦焉竦既還鎮言者猶未已會韓億

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

職乃除吏部尚書知亳州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辯幾萬餘

言

改除吏書在此月二十一日丙戌後此十七日今并書

之上書自辯幾萬餘言此據正傳竦有集百卷獨無此

書當考

詔侍學士批答孫抃為之銘畧曰圖功効莫若磐志勤殫

誇言莫若修行實竦得之甚恨語人曰吾于孫素無嫌而批答見詆如此何哉　四年四月造為黨論目杜衍范仲淹歐陽脩為黨人　六月僞作石介為富弼撰廢立詔　並見富范等以朋黨見逐　十二月癸卯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竦為資政殿大學士　五年八月庚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竦為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九月丁酉詔判并州夏竦軍事不及中覆者聽便宜行之　竦在并州嘗以私僕使盜匿利杖殺之侍御史吳鼎言竦為天子大臣而貪暴不法如此願下有司正其罪　六年正月壬辰判并州夏竦請親領兵巡邊經置西北事詔從之　二月癸丑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夏竦加同

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　七年三月乙未河陽三
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
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景
祐元年八月王曾事可考
初降制召竦為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
陳執中議論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爲
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實錄并書之
今從本紀
慶歷五年十一月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
其家待制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

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發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羈管介妻子於他州

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兼往登萊結金坑山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敘前後辭免恩命辨謗劄子按下詔京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也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爾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劄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也

時亦有詔下兖州勘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衆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　七年六月先是夏竦譖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按堵如故竦譖不効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譖介說契丹弗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

之術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
及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初覊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還
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疏曰
伏聞朝廷近降指揮為疑石介遁根問舊來嘗涉往還臣
僚以審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平生頗為學問
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為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
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識分專以時事為任此數端是可
深責其於他事計亦不為況介前年物故眾已明知萬一
使介尚存一渺小丈夫爾亦何所圖臣聞此事造端全是
夏竦始初陰令人摹擬石介書迹作與前來西府臣僚簡
尺妄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惑聰明夏竦豈不知石介已

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蓋以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夏竦曾有樞密使之命當時亦以羣議不容即行罷退疑仲淹等同列排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惡以汚忠義之臣皆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耳其於損國家事體則皆不顧焉伏望聖慈照夏竦之深心素來險詐凡仲淹弼之大節終是忠純特排羣議以亦思其石介存没亦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為朋比爾臣若更不陳本末明辨即是深負言責伏惟聖朝矜其愚而圖之則天下幸甚

再體量石介存没實録不書今據富弼辨境劉子及何
剡奏議附七年夏末呂居簡不發棺據魏泰東軒録居
簡傳乃無之張昇辨明介實見本傳剡傳獨不載此當
考
八年五月御史何郯言夏竦其性邪其欲佞其學非而博
其行偽而堅有儉人柔善之質無大臣敢直之望事君不
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己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己之
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
而無疑聚斂貨殖以遂貪忿不可移以羞恥之行比周權
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忠正之方　辛酉竦罷樞密使判
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候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駮辭上意遂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　皇祐元年七月乙未詔夏竦赴鎮　壬寅加兼侍中　八月丙子前判河陽武節度使兼侍中夏竦言已離本任就長假于東京尋求醫藥救療殘生自致仕已來尋求醫藥外更不敢有纖毫希望干請朝廷從之　三年九月丁卯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莊

甲子爲竦成服于苑中竦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於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耳稱疾非也竦既至上疑其令內侍去竦面暮視之竦顏色枯瘁謂左右曰竦瘁若此疾豈詐乎既議者謂竦嘗欲訐石介指此異端報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仁宗皇帝

富弼條奏十事本末

慶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又令琦等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它人爲代　四月甲辰以陝西四路馬軍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戩爲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言不

許乃就道　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矣又曰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使內外協濟無善于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　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七月丁丑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先是諫官歐

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參知政事王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遂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與琦直攜誥命納於帝前亦不拜（弼詳樞密 詳見富弼） 甲申以范仲淹為陝西安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送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師弟先移文陝西云 八月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復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復為樞密副使 癸丑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它

則二人遂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忽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無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

困於外外爲驕盛盜賊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
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
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
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
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選官長
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
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傳删取十事大畧又改覃恩信爲第八重命令
爲第九減徭役爲第十
上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詔書畫一
次第頒行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耳

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并實錄皆無之實錄於十日丙子載仲淹弼各手詔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又壬戌日載歷勘年限蓋其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癸未載試館職法丁亥載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倖也壬子載均公田乃第五議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其八曰減徭役見五月己丑除六七九十並未詳

十月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侍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

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
臣請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
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皆已相賀然猶竊謂陛下
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
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
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嘗如此責任大臣
天下之延首拭目以待陛下用此二人固有何口此二臣
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
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亦宜
專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
不知陛下專心鋭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

不相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知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怨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譭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陛下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慶曆四年四月朋黨論見富弼等以朋黨見讒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已自陝西還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于崇政殿上四策見經略西夏是日琦與仲淹指陳于上前

敕判乃罷　六月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富弼以明黨見撓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明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

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明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

明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

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於是為黨論者惡脩譏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

則鈇朝送國雖敢有言挾恨報塑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

此一節恐在脩進論前更詳之

乙亥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往河東幾發麟州利害及晉州錢鑿事　六月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思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使於是謗毀浸

武而明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因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此當時之論小人謗仲淹及弼故云爾李清臣蒲宗孟因而着之未可信也今畧加刪潤庶不失事實正傳但云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會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宣撫陝西河東今依弼自叙

去兩西界會兵討叛羌族亦揆朔奏議國史及仲淹墓誌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蘇轍龍川別志云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勵過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道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為之愕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乃信之按

徽所言未必盡可擬如言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魏泰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良無

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而述明之徽

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

陰招睢盱陽託為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

奏鞫縱横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

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御史採

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介去太學實錄不記其時今據尹洙與田況書云蔡石

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末更考也

慶曆五年正月乙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為資

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絀

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放尤忘責得以自立明逸疏

奏即降詔罷仲淹弼

明逸疏據臺史本傳仲淹遂上謝表據記聞照司馬光

蓋得之龍籍恐未可信更須考詳仲淹謝受邠州表詔

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頗陳飛敵之機疑仲

淹再表必是請對致得象之譖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方班殿直劉巽大理評

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

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太常

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

監察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
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爲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
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
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
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
范仲淹富弼等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
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
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
前口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
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
于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

禹延瓌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

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蓋益柔所作也延禹延瓌皆起子

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

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寛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按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于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外吏十月為省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　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

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作一客不得食覆爲傷衆屬詩

按舜欽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借此以傾杜衍與李定無與今不取

陳執中排杜衍

慶曆四年十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蘇舜欽因欲揺動杜衍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用人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求與甫辨窜抑杜衍以甫方使契丹留其奏度深銜衍且指甫為衍門人及甫

自契丹還丑命出守　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罷院知邠
州樞密副使富弼罷知鄆州是夕并罷學士院草制罷衍
而衍不知也自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
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
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
既奏上頗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如故衍
及得篆既書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書曰向者上無
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白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指
衍曰衍當錮二人苟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
遽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
罷衍為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熊

樞密使杜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兖州制辭畧曰自居鼎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羣議之難遏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旨丁度之筆也

陳執中譖衍據記聞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鄆州恐中書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雖已有除令猶未至京師故中書并乞留二人更須考

三月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上疏言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 詳見歐韓石青罷 六年正月戊子尚書左丞知兖州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衍年七十方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遂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蔡襄等言陳執中

慶曆四年九月甲申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侍永吉以詠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爾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讓且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諍不止上乃令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

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十月秘書丞直史館同
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親老乞鄉郡己酉授右正言知
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
俱求出而襄先有是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　五年正月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先是甫知
言陳執中不動數請郡不許自契丹還以丁度說丞令出
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又出手詔賜輔臣曰
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藎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間者西
陲倚禦天下繹騷趣發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
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
浮政濫員多闕少又牧宰之職以惠於我民而罕聞奏最

將帥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艱于稱職宜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詩即簡擢雕錄不能勸厲于下即西北多故寇態難常獻奇謀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思濟此務因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機務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而宰相陳執中固辭工使敦諭至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帝謀以策訪大臣而使條對殊意實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

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屏為知體。八月口口殿中侍御史何郯言執中昧經國之大體無適時之長材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之心退執中則慰天下人望陛下豈可慮傷一執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下之氣和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無嫌隙不避其威權而言者蓋慮陛下以淫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責臣下而引咎聖躬所以欲乞退强戾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則災異可除和平可致茲事所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惟聖心斷之不疑速賜裁決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

平章事陳執中罷為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為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善進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命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據陳繹拜罷錄載執中為言者所攻乃罷下制云口以河道溢決民瘕流移蠹章祈退致從其請而責躬正傳附傳但云執中以足疾辭位不載其嘗被言也疑本傳或有緣飾今從拜罷錄

韓歐石以論救范富等責罷

慶歷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邉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于朝廷倉卒之間命弼爲使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

禍以正辨屈强冠乎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
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
而令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遽抑令赴上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
耳去年秋北朝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
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
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口及都門未得一陳
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關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
有何罪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
弼為戒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豈細故哉臣固知朝廷成
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

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赴任候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秉忠義又感此恩惟思効死宣致吏以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久經營防二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捍邊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悟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切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緘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敢辨得罪之

臣自取禍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熏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輔外　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諍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

則必須誣以專權其致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切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間雖皆歸於盡忠而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

淹于陝西琦等懷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効弼性雖銳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遷延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兵乘釁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以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累年中國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擢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防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方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方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西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

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邊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仲淹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疏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脩為知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為殿中丞監泰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脩既上疏論韓琦等不當罷為黨論者益忌之初脩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

以無所歸其母攜養于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
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
益州脩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脩誅宫钱
明逸遂劾脩私于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昭明雜治卒無
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安世等坐直
牒三司取録問吏人而不先以聞致皆及于責安世開封
人也獄事起諸怨惡脩者必欲傾脩而安世獨明其誣雖
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論奏曰蔵據何郯章疏錢明逸劾脩擿脩與蔣之奇

辨第六劄貢録第三有脩八劄

十月工書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兖

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知政事吳育曰盜賊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僩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十一月夏竦言石介為富弼入契丹見夏竦事實乙未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陜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七年二月壬戌徙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京東路安撫知青州　知揚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六月夏竦又撓石介為富弼結金坑恐少見夏竦事實十二月癸丑知鄆州韓琦知成德軍八年二月

戊寅改知新荊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人愛之及徙荊南衆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富弼范仲淹爭論救晁仲約事

慶歷三年十一月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

然事有可怒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雖緣出戮物而得免於殺稱理或善之而去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慍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家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并見外郡寇賊此夜傍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范文正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

西掠商鄧均光化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富公怒甚請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奈何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將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據邵伯溫見聞錄所稱光化軍蓋繆也今從蘇氏龍川別志以為張海亦恐誤今削去賊名蓋慶歷間賊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張海嘗過淮南也范仲淹正傳亦指王倫不稱張海所載守令當

誅者不但仲約一人今但從別志王允臣歷史記此事
亦與邵伯溫同但稱王倫不稱張海伯溫蓋誤也

吳育責呂朝張方平爭論唐詢事

慶歷六年六月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爲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而宰相賈昌朝與詢亦有親育數爲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盧州時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茂美宜留備言職　癸丑詔監察御史唐詢更不赴廬州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諂育世皆以爲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

賈昌朝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宥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
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始昌朝與宥
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
平助已當以方平代宥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
我耶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宥卒罷世皆以方平亢
宥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賈昌
朝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吳育為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者
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命三公故事上
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
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

其言即罷昌朝等奪使命育知許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